

政协委员： 在封控期间兼职做骑手……

那一刻，我意识到，其实这个城市里，有很多人比你更难。

□ 口述 | 邵楠
记者 | 吴雪
首发日期：2022年4月19日



上海市政协委员、民盟盟员邵楠做骑手。

昨天，有一篇“骑手睡桥洞”的视频刷屏了，说心里话，我看完很感动。因为镜头里面的场景，对我来说，并不陌生。在我做骑手的半个月时间里，我会有意拉着几个骑手聊天。我询问过他们吃住的情况，知道一些真实的故事。

在介绍我自己之前，我更想先分享两个故事给大家听。

第一故事来自与我一样身份的骑手。

有一次，等药间歇，一个骑手比较健谈，我问：你也在武宁路桥洞住吗？他回：不是，我在北新泾的桥洞。小哥说，自己可以回到租住的小区，但他选择不回，给出的理由是：我这个人喜欢热闹，愿意和大家凑在一起。骑手小哥分享了睡桥洞的日常：七八个人在冰冷的地面上打地铺，大家自带了锅做饭，因为常常到处接单、送单，知道哪里能买到菜和肉。吃的东西

不愁，问题是没时间吃。

第二个故事来自我朋友黄先生与骑手的故事。

黄先生在上海封控期间居家照顾自己的老父亲，后来家里断粮了，黄先生约了一位骑手小哥买些葱，小哥很善良，也很尽责，跑了三个地方凑足一斤半的葱送了过去。葱的价格一斤45元，很贵，但不是小哥加的价，而是卖家本身就卖这个价，收到葱后，黄先生很感动，听说小哥住在桥洞，便打了500块跑腿费过去，嘱咐他买些被褥，让自己睡得暖一点，结果被婉拒：“跑腿费你已经给过了，这钱我不能拿。”推辞了好几次，这个钱，小哥始终都没收下。

这两件事，对我触动挺大的。有人指责，很多骑手加了很高的跑腿费，但据我观察，黑了心的骑手是极少数，大多数都是有良心的。

作为上海市政协委员、骑手群体中的一员，我不希望大家对这个群体的认知，夹杂着一些偏颇与戾气，多些关注，多点理解，我正在用无声化雨的行动，成为连接骑手与普通群众百姓的纽带，让社会变成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。这才是我做骑手的真正意义。

一天吃一顿 晚上睡桥洞

我注册成为骑手，开始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送药。药品单价低，奖励也低。职业骑手偏好接金额高的单子，是人之常情，那么，剩下的单子谁来做，总要有人做。

在我看来，相比较买菜，吃药这事没有替代方案。疫情期间，大批药店关门，互联网医院资源挤兑，去医院配药也很难，更多药还得靠自己去买。特别是一些慢性病或基础疾病的药不